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技术诠释思想及其 对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启示

## ——以人类增强为视域

江午奇<sup>1</sup>, 李章印<sup>2</sup>

(1. 湖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岳阳 414006; 2.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将“人类增强”的对象从人体移至社会肌体,则技术创新也可视作此肌体的一种自我“增强”。在这种视域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技术诠释展现出如下特点:一是以新技术发明所代表的生产力增强为切入点,解释英国阶级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变迁,进而凸显英国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二是从技术化的物质生产出发,对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以及这种生活在精神层面的反映进行考察,揭示科技革命作为一种社会增强,其所引发的工业革命必然对社会肌体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造成冲击;三是在此基础上,考察新技术发明导致资本主义竞争关系的产生,并带来诸如社会冲突、垄断和生态危机等一系列难题。恩格斯的技术诠释思想表明,技术在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激化了社会矛盾,带来诸多发展问题。要言之,资本主义的社会增强,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增强。与传统生产力以依靠资金投入、高耗能、社会问题多发为特点不同,新质生产力不仅注重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增强,而且同时也注重化解发展中的矛盾,是传统生产力的跃升,是创新生产力、融合生产力、绿色生产力。

**关键词:**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技术诠释;新质生产力;人类增强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99(2024)03-0001-09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下简称《状况》)是恩格斯青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奠定了重要基础。长久以来,研究者们为了理清这部著作的主导思想、理论贡献和现实价值,展开了大量研究。据恩格斯在这部著作序言所说,这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开始只是打算作为关于英国社会史的著作的一章来论述,但他后来发现这个问题特别重要,于是把它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研究。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恩格斯用了21个月的时间深入到英国工人住宅区进行实地调查,亲身了解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劳动和生活状况。根据亲身观察所得来的翔实材料,恩格斯于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在德国巴门撰写了《状况》这部著作。这部著作最突出的特点是从“技术”角度对英国早期现代化进行批判性剖析。在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萌发中,透露着“技术诠释”的思想光芒。

“人类增强”缘起于新兴科学技术、尤其是医学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即通过增强的技术和手段来预防、减轻和治愈疾病。同时,“增强”也延伸到非医学领域,如增强肌肉、认知、体能和延长寿命等。邱仁宗也指出:“人类增强是用人工的手段即技术克服人体的目前限制”。<sup>[1]</sup>可见,在通常意义上,“人类增强”实质上指的是人体增强。目前,人类增强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增强技术应用所引发的伦理难题,以及增强技术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未来的威胁。在这里,技术及其增强的“人体”所代表的生产力力量的意蕴并未

收稿日期: 2024-04-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044);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YBA125)

作者简介: 江午奇(1980—),男,湖南攸县人,湖南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李章印(1965—),男,山东莘县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被充分考虑进去。当今世界,正经历以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浪潮,新技术对人类力量的增强达到了令人震撼的地步,带来比人体增强技术更为严峻的问题。因而,问题不仅是如何看待技术增强所带来的伦理难题或人类威胁,而且还包括如何看待新技术革命本身,以及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如何推进自己的现代化。“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正与此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3月5日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时就指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我们必须抢抓机遇”<sup>[2]</sup>。

为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也由于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最早尝试从技术创新引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角度探讨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经典,因而本文将“人类增强”适用领域进行一番拓展,将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结合,反过来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此视域下,本文认为,如果把一个社会看作是一个肌体,一个大写的“人”<sup>①</sup>,那么外在于人体的技术力量发展(新劳动工具、劳动资料等),对于这个肌体来说也是一种人类增强。<sup>②</sup>这一视域,对于揭示恩格斯的技术诠释思想、阐释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 一、从技术增强对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影响看新质生产力

在恩格斯的叙事中,由技术所驱动的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人类生产能力的一种增强,引起社会结构的剧烈震动。在这种震动的影响中,首当其冲的是城乡关系。

### (一) 技术增强对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影响

恩格斯的技术诠释首先体现在《状况》“导言”部分。在“导言”一开始,他就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上个世纪后半期,随着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而开始的……这些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现在才开始被认识。”<sup>[3]388</sup>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技术诠释的大致特点:(1)把技术作为其历史唯物主义叙事的出发点。在他看来,诸如蒸汽机、棉花加工机这样的新发明乃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技术的发展状况成为把握历史规律的“前理解处境”。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也认为:“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的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sup>[4]</sup> 马克思的论述体现出,要把“既有的技术条件”作为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笔者在讨论人与自然在实践中的相互归属时也指出过:“相互归属的和实践活动的在先性也就是劳动的在先性”,<sup>[5]</sup> 由于劳动总是技术化的,因而“劳动的在先性”也有技术的在先性这一层意思。(2)“技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充当“中介”。一方面,人通过技术化的劳动与自然打交道;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这种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生。诠释学(Hermeneutik)的源始意义有“中介”的意思,即在解释和理解、语言、交往活动中充当“中介”。诠释学家伽达默尔认为:“诠释学的基本功绩在于把一种意义关系从另一个世界转换到自己的世界”。<sup>[6]</sup> 事实上,这种理解活动并非仅仅在狭义的文本解释中发生,而且也体现在人类以“技术”为中心的生产交往活动这个宽泛意义上的文本中。通过技术化的劳动,人类与自然展开“对话”,同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也伴随这个过程而建立起来。(3)技术革命所引起的工业革命,作为一种社会增强,会推动市民社会的变革。技术作为“中介”,其自身的变化发展还会导致旧的生产关系的解体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4)新技术的力量不会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具有世界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

<sup>①</sup> 事实上,人类社会实为人化的自然世界,在根本上要遵循自然这一肌体运行的法则,因而可以看作是一种肌体。对此,马克思也这样说过:“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生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5.

<sup>②</sup> 将“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看成是一种“人类增强”,这种观点也体现在所谓“超人类主义”阵营的研究者中。对此,有研究者就指出:“按照超人类主义的观点,社会能否发生必要的革命和更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未来的技术愿景和想象。”“超人类主义和启蒙人文主义一样,重视人类的自我提升和改善……至于技术的想象,即如何将技术应用于人类的不同方面并发挥其关键作用,则被双方看作是实现人类增强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参见:岳兵兵.人类增强与技术想象——超人类主义的“未来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4(3):41-49.

“技术”不是孤立、抽象的概念,而是劳动对象化的具体体现,处在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之中。技术水平的革新会引起分工和劳动方式的变化,进而会引起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乃至变革。日本学者鸟居广这样理解马克思的技术概念:“在劳动过程中对自然规律性的、符合目的的利用。”<sup>[7]</sup>英国工业革命作为一种人类增强,其所推动的市民社会的变革,其对原始城乡关系的巨大冲击,催生了无产阶级,也引发了激烈的阶级对抗。下面,我们先来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如何从新技术发明出发诠释以城乡关系裂变为突出特点的生产关系的变化。

首先,恩格斯从新技术新发明出发阐明织工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是如何产生的。在采用机器生产以前,英国织工散居在农村或城郊,过着一种宁静的乡村生活。但是,珍妮纺纱机、蒸汽机等新发明所引发的工业革命打破了这种宁静。这种纺纱机的生产效率几倍于普通手摇纺车,所以织工逐渐抛弃农业专门织布,成为新兴的纯粹织工阶级乃至无产者。由于纺织工人不再经营农业,许多土地被闲置。由此,促生了新的大佃农阶级。大佃农阶级将大片土地集中起来,采取大规模生产的方式,对自耕农的生计造成冲击。他们不得不卖掉土地,或从事纺织工作,或到处做短工,成为农业无产者。

其次,从新技术新发明出发阐明各行各业的兴起,以及农村如何变为城市。技术革命的扳机一经扣动,不仅棉纺织业,羊毛加工业、麻纺织业、机器制造业、矿藏开采、农业、交通运输等也都发展起来了,“一切都被卷入了运动的这个大漩涡”<sup>[3]400</sup>。在采用机器生产之前,英国只有很少的手工业,城市很小,而采用机器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一是生产集中。手工业者被机器从他们既有的生产行业中驱逐出来,过去以散居从事做工的方式,变为在工厂、工地集中生产;二是人口集中。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被机器排斥的织工阶级和农业无产者成群结队地从农村涌向城市。三是生活集中。生产的集中要求生活集中,工人们不仅住在一起,而且在集中生产的工厂附近会形成一个村镇。他们的各种需求,也使得裁缝、面包师、泥瓦匠、木匠等各行业人员也搬到这里。于是,村镇变为小城市,小城市变为大城市。

最后,从新技术发明出发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分化为资产者和无产者两个阶级。英国工业革命使人口迅速集中于城市的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口迅速失去生产资料。一方面,城市工业和商业日益繁荣,财富迅速增长并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人数随之骤增,他们由于失去生产资料而沦为资本家的“奴隶”。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恩格斯技术诠释背后的辩证法叙事。在采用机器生产之前,虽然英国社会存在封建贵族和普通农民之间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并没有将社会撕裂为两个极端对立的阵营。采用机器生产之后,技术革命在推动英国社会生产发展的同时,也使这一社会开始分化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 (二)从技术视角诠释生产关系变化之解释路径对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启示

恩格斯的技术诠释表明,技术创新所引起的工业革命,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引起了包括城乡关系在内的生产关系的深刻调整。由技术发明推动的人类增强所带来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没有成为改善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力量,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给社会带来了严重危机。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工人罢工、街头示威等群体性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发。就我国而言,新技术革命浪潮也对人们的就业、工作和生活等产生了不同程度影响。恩格斯的前述诠释,对理解新质生产力理论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首先,与人类过去工业化进程或单纯强调技术、或单纯强调资源消耗、或单纯依赖劳动力资源增强社会生产力不同,新质生产力不仅强调科技创新,而且还强调“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以及相关配套要素的供给,实现“科技、教育、人才的良性循环”,<sup>[8]</sup>从而化解人类技术增强对社会肌体的冲击。其次,虽然新质生产力强调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但并不是唯技术论、唯生产力论,而是同时注意在生产关系上做相应调整。这种调整,不仅是要“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



点”<sup>[8]</sup>,而且还包括防范、化解各种矛盾,优化社会各阶层关系。<sup>①</sup>最后,新质生产力既着眼于推动经济增长,又强调低碳绿色发展,蕴含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传统工业模式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人与自然关系失衡。与此不同,新质生产力把社会看作一个肌体,将其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一种生命共同体联系中来看待。因此,当其强调通过科技创新达到自我增强的目的的同时,也注重维护这种增强的社会肌体与自然的生命联系。总之,新质生产力是创新生产力、绿色生产力,为解决我国城市发展问题和加快乡村振兴提供了指引。

## 二、从技术增强对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生活的影响看新质生产力

恩格斯的技术诠释不仅体现在对英国社会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城乡关系剧烈变化的阐释上,也体现在对英国社会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变迁的叙事中。从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来看,技术革命对旧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冲击达到这样的地步,即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何以如此的时候,就已经感叹世风日下了。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人情冷漠乃至道德堕落等,似乎总是与人类早期现代化进程相伴随。从“人类增强”的视域看,基于新技术革命的、外在于人体的增强,不一定能够真正达到增强自身的目的。虽然资本主义对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但也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危机,包括文化上的、精神生活层面的危机。因此,从这一社会肌体的“精”“气”“神”来看,那种增强也并非真正的增强。结合“人类增强”,考察恩格斯从技术出发对英国社会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的诠释,对于我们深刻认识新质生产力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联动关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 (一)技术增强对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生活的影响

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技术诠释路径是这样的:首先,以新技术发明为切入点来解释英国社会历史的急剧变化;其次,从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两个方面对工人阶级的生活(同时也包括英国资本主义这个社会肌体)进行考察;最后,在此基础上,考察工人寻求自我解放而开展的阶级运动。这种诠释路径表明,技术发明、大工业不仅给英国工人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剧烈变化,也给他们的社会意识和文化生活带来冲击,并使社会分化为两大对立的阵营,最终导致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技术的发明、创新及其应用必然改变旧有的分工模式,从而冲击既有的社会结构及其根基。对此,恩格斯也明确指出:“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装置的应用,这就是从上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sup>[3]406</sup>分工影响分配,分配的不公直接冲击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也刺激人们的意识。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用了很大篇幅描述大工业生产条件下英国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下面这段话,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如果一个人伤害了另一个人的身体,而且这种伤害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我们就把这叫做杀人;如果加害者事先知道这种伤害会致人以死命,那么我们就把他的行为叫做谋杀……英国社会每日每时都在犯这种被英国工人报刊合情合理地称为社会谋杀的罪行;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使他们不能保持健康,不能活得长久……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多么有害,却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这种状况。”<sup>[3]408-409</sup>但真正使得激烈阶级斗争得以发生的,不仅是工人物质生活的极端贫困、身体状况的极端恶化,更重要的是这种极端物质生活条件下工人阶级自主意识的觉醒。

大工业所导致的那种分工,不仅已经使社会在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分化为富人和穷人、资产者和无产者两大阵营,而且也使社会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发生分化。根据恩格斯的叙述,资产阶级“只允许工人

<sup>①</sup>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王勇在揭示新质生产力提出的时代背景也指出,新技术革命“给全球经济带来新动能的同时,也伴随着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中外科技合作交流受到冲击等复杂不利因素”,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面临经济发展外需下滑和内需不足,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并存等难题”。这些问题作为一些矛盾关系,从根本上来讲,都依赖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的协调、疏通和解决。参见:王勇. 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和理论意蕴[J]. 人民论坛, 2024(6): 8-10.

接受符合资产阶级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教育”“没有一个地方实行义务教育;在真正的工厂里……所谓义务教育也只是在名义上存在,当政府在1843年的议会会议上要使徒有其名的义务教育生效时,工业资产阶级倾其全力来反对,尽管工人坚决表示赞成。”<sup>[3]423-424</sup> 因为,在资产阶级看来,给工人阶级更多的文化教育并不是有益的事。虽然工人阶级不能接受义务教育,但残酷的现实生活给了他们最有益的教育,“工人们开始感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虽然他们分散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促进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们生活条件下应该有的那些观点和思想的形成,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受压迫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sup>[3]435-436</sup> 这种工人特有的“观点和思想的形成”,实质上乃是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sup>①</sup>

无产阶级只有在他们具有了这种集体性的自我意识时,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仅仅在经济层面上成为无产阶级,还不足以发生阶级斗争。当然,阶级意识的形成本身是与工人对经济地位、物质生活状况、政治权利等的自我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对此,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序言中几乎一开始就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共产主义是它的直接产物,傅立叶主义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以及德国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是它的间接产物。”<sup>[3]385</sup> 这样,在资产阶级利用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他们所掌握的国家政权塑造资产阶级的虚假价值观、世界观的同时,无产阶级也在加速形成自己无产阶级价值观。伴随着前述价值观冲突的是对英国旧时代的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的摧毁。这是因为,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必然会对旧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价值规范造成冲击,而且这种冲击也必然反映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上。同时,生活环境的恶劣、极端贫苦,也使得工人蔑视一切社会秩序,包括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因此,整个英国社会不仅陷入到一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中,也陷入到一场历史危机、文化危机和价值危机中。

## (二)从技术角度诠释文化的解释路径对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启示

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之上,回过头来从“人类增强”视角看恩格斯对英国社会历史变迁的诠释会发现,技术革命作为英国社会这个有机体的一种增强,会对这个社会本身的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规范和观念造成冲击。伴随物质肌体的增强的是精神生活的失序。其原因,不仅在于资本主义这种增强方式是利己的,而且也在于这种方式在精神、文化、道德增强上的缺位。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必然加深各国交往,生产力发展也会对人们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念形成不同程度影响。因而,即便是今天,资本主义模式在解决人类社会肌体的增强与精神的增强方面也是失衡的。

新一轮技术革命,也对我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和历史传统有一定程度冲击。虽然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但其总体指向中国式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等多方面的现代化”<sup>[9]</sup>。也就是说,发展新质生产力,还需加强文化、教育、道德等方面的协同发展。事实上,就人类增强来说,既包括今天“超人类主义”所推崇的物质性技术,“即体现为设备、机器、工具、仪器等人工物的‘硬技术’”,也包括“启蒙人文主义所说的教育和文化等知识化形态的‘软技术’”<sup>[10]</sup>。尤其是“文化传统……对社会结构与进程具有塑造作用”<sup>[11]</sup>。因此,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来说,不仅要推进“技术革命性突破”“打好核心技术攻坚战”<sup>[8]</sup>,而且也要加强“软技术”攻关。一是要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预先做好应对新质生产力引起文化传统、生活观念、价值规范变化的应对之策,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强化意识形态维护。二是要加快促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离不开现代化的企业文化建设。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而“文化”则

<sup>①</sup> 对此,也有学者指出:“恩格斯通过呈现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工人阶级的生存空间、身体状况、心理精神状态以及工人阶级斗争方式的变化和发展状况,从历史的角度展现了工人阶级及其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并逐步在日常生活、工作以及阶级斗争中形成以消除自由竞争为目的的,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抗衡的工人阶级文化体系。”“工人阶级文化体系”指的即是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参见:胡小燕. 试论恩格斯工人阶级文化研究范式——以英国文化研究范式为参照[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4(1): 51-61.

是科技创新源源不断的推动力。以“文化”涵养“科技”，不仅能够给与科技创新以灵感，还有利于化解企业发展内部矛盾、优化企业内部关系、优化社会各阶层关系。三是要着力发展“文化智造”产业，打造文创产品，利用现代科技推进传统优秀文化资源转化、增强原创文化精品，建设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充分发挥优秀文化在意识形态、道德方面的宣传和教育工作。总之，新质生产力将“硬技术”与“软技术”融合，化解各种复杂矛盾，因而是一种融合生产力。

### 三、从技术增强、竞争对人类未来的影响看新质生产力

从恩格斯的叙述来看，引发英国工业革命的新技术发明本身并非源于竞争。相反，新技术新发明的出现，才导致了突破封建垄断的竞争。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指出：“竞争是由封建垄断产生的”。<sup>[3]636</sup> 人类增强的动力就在于技术创新所驱动的这种竞争。如果我们把视野从整个社会有机体具体化到组成这一肌体的各个部分，那么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即肌体中每一部分都需要掌握技术以达到增强自身的目的，才能维持其生存。但在每一部分都这样做的时候，竞争就发生了。但这种方式极其残忍，因为它是以牺牲其他肌体为代价的，每一部分似乎都卷入了一场厮杀之中。从西方现代化进程来看，竞争更深远的影响是，打破地方封闭保守状态，使得以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交往从地区之间扩展到城市、国家之间，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侵略、垄断、战争、社会革命等。全世界无产者在这种竞争处境中，只能沦为资产者的生产工具。正因如此，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强调：“无产者只有通过消灭竞争、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sup>[3]679</sup> 时至今日，竞争已经将世界各国驱入全球化的轨道。尤其是在尖端科技方面，国际竞争和博弈愈演愈烈。针对中国的崛起，2021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接受专访时还提出了一种“共存中压制对手”的双重竞争模式。<sup>[12]</sup> 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在人类科技创新不断推陈出新之际，如何看待竞争以及如何应对围绕技术创新的竞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风险与挑战，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着重回应的一大难题。回溯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将竞争与其技术诠释思想关联起来考察，将有助于解答这一问题。

#### (一) 技术增强、竞争对人类未来的影响

前文指出了恩格斯技术诠释在总体上的路径，事实上，在这种诠释路径中还隐含着竞争的思想。可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现代意义上的竞争源于新技术发明对封建垄断的冲击。当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时，便造成对旧的生产方式的挑战。手工劳动面临机器生产带来的生产压力，资本主义生产上的竞争由此拉开序幕。第二，技术发明不是一时的，而是持续性的工业运动。工业革命给予竞争以源源不断的动力，竞争也反促技术革新。通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可以看到，珍妮纺织机和蒸汽机出现后，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生产技术不断改进，翼锭纺纱机、经线织机、走钉纺纱机、梳棉机和粗纺机等新机器层出不穷，“由于珍妮纺纱机的不断改进，机器随时都会变得过时”，给社会生产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也给从业者带来巨大生存压力。不仅如此，生产技术的革新从棉纺织业蔓延到羊毛加工业、麻纺织业、蚕丝加工。而且，“推动力一旦产生，它就扩展到工业活动的一切部门”。<sup>[3]398</sup> 矿业、玻璃生产、陶器生产，农业、交通建设、运河、铁路、航运，各行各业都基于技术的运用和机器的使用展开他们的竞争。第三，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发生的是技术、竞争与资本融合于一体，资本主义的自我增强使得竞争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乃至形成世界市场，“商业和工业日益繁荣，一切没有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外市场几乎全被占领，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sup>[3]393</sup> 第四，竞争导致垄断，而垄断不但没有消除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激烈，甚至带来战争。总之，在新技术发明所触发的那种竞争中，机器劳动战胜手工劳动，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逐渐解体。随之发生的是，工人阶级丧失一切财产沦为无产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利益、还是在政治态度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日益尖锐。

通过对前述竞争思想的揭示，我们可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和把握这种诠释的辩证法特质。新技术新发明首先是一种社会肌体自我增强的物质力量，作为这种力量之体现的机器生产冲击了传统社会关系。



从传统的封建垄断中生发出竞争来。竞争首先表现为两种不同生产方式(机器劳动和手工劳动)的斗争。这两种不同生产方式作为社会肌体矛盾着的对立面而展开竞争。正是在社会肌体通过技术自我增强的过程中,这种竞争性的对立面斗争推动了旧社会结构的解体。旧的不适应时代发展的生产模式被新的生产方式所扬弃,社会肌体通过技术自我增强将自己推向前进。但这种“前进”的代价是残忍的,在此过程中,社会肌体裂变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社会矛盾集中表现为这两大阶级的对立面斗争。资产阶级为追逐剩余价值而残酷剥削压迫工人,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生存和生命权利而反抗。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激化到不可调和时,便以工人运动和革命的形式展现出来。可见,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技术及其增强已经成为诠释英国社会历史运动的核心要素。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种诠释路径中,技术乃是作为一种作为“增强”的物质力量被用来解释社会生产的,因而坚持了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同时,技术也不是被视为一种孤立的物质力量,而是在辩证运动的视域中被看待的。这种运动以既对立又统一的形式而展现出来,推动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阶级斗争的发生和社会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变迁。总之,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技术诠释中蕴含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萌芽。对此,恩格斯本人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阐述“宣言”核心思想时就指出,他和马克思“两个人早在1845年之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sup>[13]</sup>

考察恩格斯的技术诠释思想对我们看待当今世界技术革命浪潮、人类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由新技术革命所驱动的“加速主义”时代。人们感受最直观的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革命。继AlphaGo之后,2023年初ChatGPT风靡全球,2024年初人工智能公司OpenAI又推出视频生产模型Sora。如果去年爆火的ChatGPT志在“读万卷书”,模拟人类的思维世界,眼下技惊四座的Sora堪称“行万里路”,尝试对整个物理世界全景式再现。<sup>[14]</sup>不过,在人们被新技术震惊的同时,也产生“不被需要”的担忧,如技术进步是否会导致自己被“端掉饭碗”。更有甚者,社会肌体的这种“人类增强”,还使得人们对人类前途命运感到迷惘,乃至陷入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例如,面对技术应用所带来的人类社会的急剧变化,以色列籍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推出《人类简史》《未来简史》等畅销书之后,又推出《今日简史》,《今日简史》强烈表达了对科技创新给人类带来生存压力的深深担忧。赫拉利指出,在20世纪,“来自纽约、伦敦、柏林和莫斯科的全球精英讲述了三大故事……法西斯主义故事、共产主义故事以及自由主义故事。”<sup>[15]3</sup>在他看来,在法西斯被打倒之后,共产主义故事和自由主义故事进行了角逐,此后自由主义故事占据了主流。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人民对自由主义这套故事越来越感到理想幻灭。”<sup>[15]4</sup>原来以“自由主义”为鹄的的自由主义故事,却高筑各种“壁垒与防火墙”。尤其是,“面对现在的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革命,自由主义政治体系就显得无力招架。”<sup>[15]6</sup>尤瓦尔·赫拉利悲观地认为,“1938年,人类有三种全球性的故事可以选择;1968年只剩下两个;1998年,似乎只有一个故事胜出;2018年,这个数字降到了0。”<sup>[15]5</sup>这里,与其说赫拉利是对人类发展模式感到悲观,不如说是面对强大的技术力量而感到无助、陷入虚无。因为,在这里,竞争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不同阶级之间、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且还是作为人的异化力量的增强技术与人自身的竞争。如果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所叙述的是机器如何排斥工人,那么赫拉利所感到无助的则是技术排斥人。社会肌体的“人类增强”,使得人类自身面临被“否定”的危险。正因如此,许多国家开始思考如何通过社会、政治方面的调整来应对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对此,也有学者指出:“由技术状态所决定的物质产品生产方式是引起社会和政治发展变革的主因”。<sup>[16]</sup>

## (二)从技术、竞争向度诠释人类未来的解释路径对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启示

自由主义政治体系之所以在新技术革命面前“无力招架”,关键就在于自由主义的“人类增强”方式是存在问题的。其实,“机器排斥工人”与“技术排斥人”并无本质不同,因为“机器”本身也是技术的物化。归根结底,它们对于社会肌体来说,都相当于一种“人类增强”。因此,今天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

种种问题,在根本上与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叙述的情况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而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虽然恩格斯描述的是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问题,而其后的资本主义针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有某种程度解决,但却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尤其是,面对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一些全球性难题,自由主义思想显得无力招架。所以,赫拉利有也认为自由主义政治体系在解决全人类生存和发展问题方面是失效的。进一步说,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增强”的组织方式不适应这种“增强”的发展,它使得竞争无序化。这种方式不仅导致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异化”,而且也导致“技术异化”。如此一来,那种“增强”就也是一种被异化了的“增强”。在这里,既不是要反对竞争,也不是要反对技术应用,而是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竞争方式、技术发展方式持怀疑态度。

与自由主义不同,中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准确地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故而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恩格斯的技术诠释看,虽然英国工业革命加速了人们的社会交往,推进了世界历史进程,但是也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加深了工人的苦难。在面对科技创新所带来的生产力增强时,资本主义一开始没有化解好这种力量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当今时代,新一轮技术革命让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感受到新技术的巨大“增强”力量。赫拉利所说的自由主义政治体系的失效,指的就是这种体系对于新技术革命所代表的力量的失控。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表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准确把握了新技术革命特点和时代脉搏。首先,新质生产力探索的是技术发展新路径,是对科技发展实践的总结。它不仅追求高质量发展,也重视对技术力量的规范和引导。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sup>[8]</sup>。其次,新技术革命确实会对人们的就业、工作、教育和收入等产生巨大影响,因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应对之策。在产业发展方面,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sup>[8]</sup>;在教育方面,要优化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在分配方面,要健全收入分配机制,化解经济领域过度竞争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全社会要尽快调整过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最后,新质生产力是应对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有力举措。与传统生产力依靠资金投入、高耗能、社会问题多发等特点不同,新质生产力不仅注重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增强,而且同时也注重化解发展中的矛盾。故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要促进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以及强调绿色发展、科学布局、制度创新和政策支持等一系列举措。总之,新质生产力是创新生产力、融合生产力、优质生产力,它将人类技术增强和应用纳入到理性的法则之下。这种法则下的竞争不是“零和博弈”,而是有序、良性、开放、包容、理性和共赢。

#### 四、结语

从技术出发解读人类历史是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著作叙事方式的一大特色。也正是从这一视角,我们才更清晰地把握到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根苗。即是说,“技术”这一概念及技术诠释这种解释路径贯彻了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对此,海德格尔在其《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解读马克思时也指出:“唯物主义的本质隐蔽于技术的本质中”<sup>[17]</sup>。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概念,不仅隐含着唯物主义的原则,而且还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秘密。正因如此,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就不能仅仅止于诸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类的原理,而应将之推进到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技术”之上。当我们做这种推进的时候,就能够更好地理解新质生产力理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表明,虽然技术增强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会在总体向度上推进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但却并不必然给这个时代的人们带来福祉。虽然资本主义后来有一定程度调整,但其对技术力量的约束仍然是很有限的,也因此引发严重的全球性难题。正因如此,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时代,不仅需要破除陈旧的生产力发展理念,也要破除唯技术论,破除盲目追求通过技术创新、粗放式增强生产力的那种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多发的发展路径,探索出一条新型文明之路。新质生产力的意义首先就体现于此。虽然



新质生产力同样强调科技创新发展生产力,但也对它提了新要求,即“质优”“绿色”“先进”,教育文化与科技相统一、传统与现代相统一、发展新技术与调整生产关系相统一等。正是以此为依据,我们把新质生产力称之为创新生产力、绿色生产力、融合生产力和优质生产力。总之,以马克思主义视角观之,新质生产力既从战略高度解答了如何通过增强生产力发展水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总体进程的问题,也预先谋划好了如何化解技术增强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而实现可持续性高质量发展以及真正增进人民福祉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1] 邱仁宗. 人类增强的哲学和伦理学问题[J]. 哲学动态, 2008(2): 33-39.
- [2] 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N]. 人民日报, 2024-3-6(1).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4] 马克思. 资本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277.
- [5] 李章印. 如何理解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J]. 山东社会科学, 2020(12): 5-13.
- [6]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解释学[J]. 洪汉鼎译. 哲学译丛, 1986(3): 2-11.
- [7] 乌居广. 论马克思关于技术的概念[J]. 丘成译. 哲学译丛, 1978(1): 22-29.
- [8]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中国人才, 2024-2-10(2).
- [9] 武峥.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理论逻辑、动力机制与未来路径[J]. 新疆社会科学, 2024(2).
- [10] 岳兵兵. 人类增强与技术想象——超人类主义的“未来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4(3): 41-49.
- [11] 乔清举. 论“两个结合”及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意义[J]. 哲学研究, 2023(12): 5-13.
- [12] 熊超然.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美国应乐于接受与中国共存, 寻求“双重竞争”模式[EB/OL]. [2021-4-29].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8360452044694970&wfr=spider&for=pc>.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4.
- [14] 戴林峰. Sora 让“现实已经不存在了”? [EB/OL]. [2024-02-2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2019872320876176&wfr=spider&for=pc>.
- [15] 尤瓦尔·赫拉利. 今日简史[M]. 林俊宏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8.
- [16] 徐旭、陈思. 恩格斯生态思想视域下的人类世责任新探[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3(6): 25-31.
- [17] 马丁·海德格尔. 路标[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404.

(下转第 20 页)

## Evolutionary Path and Characteristics of Wome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 Analysis Based on Three International Journals

LIU Kehan<sup>1,2</sup>, YAO Dazhi<sup>1</sup>

(1.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 CAS, Beijing 100190,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The pivotal role of western wome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research field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offer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a se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 works spanning 1970 to 2019, published in three authorita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s specializing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methods such as data statistics and textual analysis, the paper conducts an insightful examination of the evolutionary path and pivotal issues within the field. Statistics from journal publications indicate that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women in technology and science emerged in the 1970s and has sustained a robust momentum since the 1990s. The categorization of research themes in these articles further delineates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into two distinct strands: the history of women in science and the history of women in technology. Specifically, the former is characterized by a focus on medical history, with an emphasis on elite individuals and scientific pioneers, whereas the latter is marked by an interest in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or household technology,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general groups and the users of technology. The integration of gender analysis into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flects the pluralism,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of the contemporary discipline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 women; medicine; everyday or household technology

(责任编辑:傅游)

(上接第9页)

##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and Its Inspiration for Understand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 Perspective from Human Enhancement

JIANG Wuqi<sup>1</sup>, LI Zhangyin<sup>2</sup>

(1.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eyang, Hunan 414006, China)

(2.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If the focus of human enhancement shifts from the human body to the social bod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n be seen as a form of self enhancement for this larger entity. In Engels'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we find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Firstly, he employs the enhance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represented by new 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as a starting point to explain the changes in class relations and urban-rural relations in England, thereby highlighting the rapid evolution of its social structure. Secondly, he examines the material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ir spiritual refl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material production, revealing that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riggered by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s a form of social enhancement, will inevitably have an impact on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social body itself. Thirdly, he examines the emergence of capitalist competition caused by the inven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which generates a range of challenges including social conflicts, monopoly, and ecological crisis. Engels'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indicates that while technology promotes social development, it also intensifies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brings about many developmental issues. To put it simply, the enhancement of capitalist society is not genuine enhancement. In contrast to traditional productive forces that rely on capital investment,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frequent social problem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eing innovative, integrated and green, focus on resolving contradictions in development while promoting the enhance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icating a leap in traditional productive forces.

**Key words:** Friedrich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uman enhancement

(责任编辑:傅游)